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草原上的紅旗

原譯名“道理亞”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草原上的紅旗

原譯名“道里亞”



上海元昌印書館出版

本書根據文藝翻譯出版社
1951年8月出版中譯本寫

草原上的紅旗

定價 4600 元

關 · 賽 狄 克
高 清 岳
海 天
張 大 椿
奎 龍 印 刷 廠 印

1952年7月初版 1—2000

序

本書原名道里亞，改寫本易名草原上的紅旗。原著者K·賽狄克，在一九〇八年，出生於外貝加爾一個貧苦的哥薩克家庭。他少年時做過雇農和牧童。這一部小說的地方背景就是他生長的故鄉。這是一部有關革命歷史的鉅製，故事的開場遠在十月革命以前。書中人物的中心結構涉及一個哥薩克老軍人的家庭。老祖父烏列平在沙皇時代，當英國艦隊侵略遠東區時，參加過衛國戰爭。他的幼子烏西里是一個布爾什維克，孫子羅邁是游擊隊中一個戰鬥英雄。這部小說譯成英文後，登載在蘇聯文藝上。英文本原是主要情節的摘譯，並非全文。我國現有兩種中譯本，都是根據英文本翻譯的。節譯本中的故事從大革命時代開始。

烏列平住在門加洛夫村。在這個哥薩克村莊中，窮人多同情革命，富人却擁護沙皇。窮人和富人之間，前進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，對於大革命，各有各的看法。門加洛夫村中，反動派的罪魁：一個是奸商巴洛夫，一個是鄉村哥薩克統領卡爾金。那時外貝加爾行政區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，哥薩克的反動軍人謝米諾夫，勾結日本帝國主義，武裝謀叛。巴洛夫和卡爾金等，暗中招待匪特，集合同黨，密謀響應。同時前線歸來，同情革命的哥薩克戰士和本村的革命青年，在共產黨員、哥薩克騎兵團長巴里亞號召之下，紛紛參加赤衛軍，保衛祖國。革命和反革命的壁壘分明，外貝加爾區展開了赤

衛軍和白匪的血戰。這些十月革命後的艱苦日子，經由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正確的領導和計劃，在慘烈的鬥爭中度過；終於消滅了匪幫，擊退帝國主義侵略者，穩固地建立了外貝加爾行政區蘇維埃政權。

那時英、美、法等帝國主義侵略者，還有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，同時並起，企圖瓜分蘇聯的邊疆。一般出賣祖國的棍徒，各自投奔外國主子，企圖排除蘇維埃政權，組織傀儡政府。他們卑鄙無恥，窮凶極惡，屠戮人民，殺害革命份子，用優越的兵力和游擊隊作戰，結果是一場慘敗和滅亡。但在革命的陣營中，英雄層出不窮。他們矢志不移，百戰不饒，臨危不屈，履險不驚，全心全意的保全十月革命的果實。現在我國事同一例，美國帝國主義陰謀百出，匪特待機而動。我們尚須臥薪嘗膽，不斷的鬥爭。這一部革命的歷史小說，我們應該百讀不厭！

我國有兩種譯本：（一）高清岳譯，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；（二）吳道生和夏祖燿合譯，時代出版社出版。現在根據高清岳譯本，參考時代出版社版本，改寫為通俗小說，並向譯者諸先生誌謝！

一九五一年，十月 海 天

目錄

序	地覆天翻社會革命	唇槍舌劍貪富鬥爭	一
第一回	戰士還鄉不忘政治	富人反動密施陰謀	二〇
第二回	共產黨號召衛國	哥薩克奮起參軍	一七
第三回	兵少械稀紅軍苦戰	水深浪急壯士渡河	四
第四回	克流鎮深宵殺敵	五峯山夜襲無功	三三
第五回	烏西里孤軍陷陣	總指揮整隊誓師	三六
第六回	智勇空前英雄殉國	艱危不屈烈士捐生	四〇
第七回	羅果夫森林話機密	烏羅邁茅屋避追兵	四四
第八回	革命兒女寒宵盜馬	反動份子白日殺人	三三
第九回	游擊軍殺開生路	騎兵隊奪取山頭	三六
第十回	突重圍東山大戰	討叛逆全線立功	六
第十一回	邊疆戰火一時盡滅	草原紅旗萬古長存	八三
第十二回	本書重要人名表		九二

第一回 地覆天翻社會革命 唇槍舌劍貧富鬥爭

話說蘇聯西比利亞外貝加爾行政區，道里亞地方，有一個哥薩克村莊，叫做門加洛夫村。村中住着一個哥薩克老兵烏列平。遠在一八五四年，舊俄羅斯沙皇時代，英帝國主義侵略者，有一次派遣艦隊，企圖在俄國遠東區海灣登陸，侵略阿穆爾州。烏列平參加這一次衛國戰爭，立過功勞，得着一枚獎章。他戰罷歸來，一貧如洗，住在門加洛夫村，務農爲業。這一個哥薩克村莊中，貧富不勻；有赤貧的僱農，有富裕的地主，有窮困的軍人，有暴利的奸商。烏列平的胸前獎章和身上傷斑，挽救不了他的窮愁生活。他養了三個兒子，都是戰士：大兒子烏德倫，在一九〇〇年戰死；二兒子烏塞林，參加過日俄戰爭，戰後退伍回家；小兒子烏西里，是個革命志士，在一九〇五年便投身革命事業，後來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去，禁閉起來。在這個老兵家庭內，只有烏列平和他的二兒子撐門戶。烏塞林退伍回來時，母親已死。他的妻子阿桃雅，生有兩個兒子：大的叫羅邁，小的叫剛亞。烏列平是個老軍人，不懂得什麼叫做革命，當然也不能了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意義。可是他信任烏西里是聰明誠實的，不會做壞事。既然烏西里要革命，那末革命一定是對的。還有羅邁，正是一個奮發有爲，容易接受新思想的青年，信仰他的叔父烏西里，同情革命運動。祖孫兩人間，雖則觀點不同，但都是傾向於革命方面。在門加洛夫村中，這是一個前進的家庭。社會上，窮人和富人總是對立的，革命和反革命總是

不能和解的；門加洛夫村莊上的有錢人，對於這個富於革命性的家庭，總不免側目而視。尤其是奸商巴洛夫，仇視着烏列平一家人。因為巴洛夫對於羅邁，另外還有一層仇恨。原來巴洛夫有三個兒子，都是游手好閒的寄生蟲。他的小兒子巴亞力，娶了高修林的女兒高達秀爲妻。高修林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哥薩克，他的女兒達秀，本和羅邁互相戀愛。這一類小兒女間的戀愛事件，越發增加了兩個家庭間的嫌隙。這些瑣話，不煩細表，且說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後，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詔書，傳誦於全國人民。舊俄的哥薩克，本來擁護沙皇，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，到達門加洛夫村，頓時議論紛紛，分成兩派，貧人和富人對立起來。當退位的詔書在人羣中宣讀的時候，有一個鄉村哥薩克統領，叫做卡爾金，發表了一陣子反動言論，奸商巴洛夫支持他。孫里昂是一個窮苦的哥薩克，聽得不服氣，駁斥他道：『你和巴洛夫都是有錢的人，在沙皇保護下，作威作福。我們這些窮人却兩樣了，我們在過去的日子，何嘗不對沙皇盡忠報國，但我們的窮苦生活還比不上富人的狗。哥薩克原是一個光榮的名詞，可是窮苦的哥薩克，却享受不到光榮的幸福。我們但願革命對待你們這些有錢人，也和對待沙皇一樣！』卡爾金見有人反抗他，氣得面紅耳赤，威脅地說道：『孫里昂，你現在得意非常麼？』孫里昂回答道：『現在還談不到得意這句話。可是我對於沙皇，一點也不憐憫。不但是我，那些在前線苦戰四年的戰士們，還有那些被沙皇禁閉起來的志士們，例如我們村中的烏西里，都和我的心情一樣，對於他沒有什麼憐憫！』孫里昂說得義正詞嚴，卡爾金一時間無言可

答，另外還有一些富人們，却在旁咆哮着，怒罵着，蠻不講理的恐嚇孫里昂。這個已經覺悟了的哥薩克窮人，見自己人單勢孤，便也不去和他們多辯，傲然地走了開去。這件事發生後，過了一些時候，就有一羣被釋放的政治犯，坐在一輛輛插有紅旗的馬車上，從門加洛夫村外經過，因天色已晚，就在村外過夜。附近窮苦的哥薩克，熱烈地歡迎他們。許多婦女盪湧而來，送食物給他們吃。羅邁得信後，馬上趕去，他看見羣衆包圍着馬車行列。他的鄰居洛巴丁已經先到，臉上淚痕斑斑，快活得哭了一場。洛巴丁和革命的志士們談得正起勁時，村莊上的哥薩克騎兵將領卡爾金，也已躍馬趕到。他身佩手槍，腰懸寶刀，武裝齊備，駿馬騰空，胸前的勳章燦若明星，還有四個哥薩克騎兵前後呵護。他這樣的排場，這樣的威武，却想不到在革命志士的面前，顯得格外渺小，格外粗鄙。他撲了一鼻子冷灰，幾乎羞得沒有地洞可鑽。原來他飛馳到馬車行列的跟前，突然勒住韁繩，賣弄了一個好看的姿勢，站在馬蹬上，對着革命志士們高喊了一聲『晚安！』接着他手撫濃髯，靜候對方的敬禮。他不料靜悄悄的音響全無，竟沒有人理睬他。他站在馬蹬上呆若木鷄，心坎中只覺得一陣陣的屈辱和憤怒。隔了一會兒，才有一個面容顫顫，戴着眼鏡的革命志士，慢慢的走到卡爾金的馬前。他把眼鏡掀到額角上去，露出一對黑烏珠，瞪視着卡爾金，似嘲似諷的說道：『我道是誰？原來是將軍大人！』他說完後，稍停片刻，忽提高了嗓子說道：『劊子手先生，晚安！你有命令麼？請吩咐下來。』卡爾金又羞又氣，手撫刀柄，但又馬上警覺到不是動蠻的時候。他按住

胸頭的怒火，勉強地說道：『我是來歡迎你們的。你爲什麼要嘲笑我呢？』那個戴眼鏡的人冷笑道：『歡迎我們麼？那末爲什麼要帶刀槍呢？』那人越說越有氣，脫口罵道：『你這個蠢貨！』卡爾金此時羞怒得無法下臺，可是一個凶惡狡猾的軍人，也會得裝花臉，替自己收場。他立刻做出一副小丑的嘴臉，老着面皮說道：『哦！我做了一件錯事，帶了刀槍來歡迎，確是不應該的。現在請你原諒！我可以立即走開的。』那個戴眼鏡的人坦然說道：『走開麼？那就好極了！』卡爾金走後，就有人站在一塊石頭上去，對着羣衆演說。第一個演說的人，像是一個智識份子，形容顛顛，長年的流放生活，已經損害了他的健康。他演說到緊要關頭，咳嗽不止，只好退了下來。第二個演說的人，看上去是工人模樣，精神飽滿，態度堅強，揮動着一隻鋼鐵般的拳頭，增強他的演說力量。他說明俄國革命的性質怎樣，以及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爲什麼要推翻俄皇？門加洛夫村的哥薩克們，本來落後，現在聽過了演說，對於俄國的革命意義，仍舊是一知半解。他們回來時，在路上彼此談論着。村民中最興奮的是洛巴丁，他贊成那個工人的演說。他了解像卡爾金這一類的軍人，不過是沙皇和資本家的走狗。不過他所不能了解的，就是那兩個演說的人，理論上有相反的意見：一個說是俄國解放了，在紅色的太陽照耀之下，人們起來歡欣鼓舞吧；另一個說是革命正在開始，鬥爭和犧牲必不能免，人們要提高警覺，慢慢的歡樂罷！誰的話說得不錯呢？洛巴丁搞不明白。他一路走，一路絮絮不休的發表意見。旁邊有兩個財主聽得一肚皮的氣惱，和他爭吵起來。這兩個有錢

的哥薩克：一個叫斯托夫，一個叫柏拉東。他們平素剝削窮人，當然傾向沙皇，反對革命。還有奸商巴洛夫，也和洛巴丁吵嘴。可是巴洛夫有一件武器，時常拿出來威嚇窮人。原來村莊上的貧農，都欠了他的錢。每逢窮人對他一反抗，他就馬上討債。此時他用戴有麂皮手套的手指，碰一碰洛巴丁身上的百結鶉衣，刻毒地挖苦道：『你儘管高興吧！可是欠我的錢也該歸還了。你欠債欠了一年了，我沒有收到過一個盧布。你好算是一個誠實的農人麼？』巴洛夫說罷，得意洋洋的一陣大笑。斯托夫和柏拉東兩人附和着他，也哈哈大笑起來。羅邁看見他們這種傲慢的情形，欺負窮人，大為不平，便幫助着洛巴丁說道：『你們笑他窮麼？你們何不張開眼睛看看，俄國革命了，窮人就要翻身！你們趕快閉起一張臭嘴，留待將來笑自己吧！』羅邁這幾句話，真是當頭棒喝，說得他們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且說羅邁回到家中，把一切經過情形，告訴給老祖父聽。晚飯前，正當羅邁教導他的小弟弟剛亞讀書時，忽有一個客人前來拜訪。這個客人自我介紹，名叫羅果夫，烏西里的同牢難友，剛被釋放出來。他來訪問烏西里的父親。烏列平見是自己兒子的難友，當然表示歡迎。羅果夫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和他熟識的人們，都親密地稱呼他格里夏叔叔。他和烏西里在庫圖曼牢獄裏同過患難，後來流放時，兩人就分離開來。烏西里被流放到雅庫次克州邊僻的地方，從前和家中還有書信往來，現在却久無消息。羅果夫自從流放後，和烏西里也已久別。這一次來到他的故鄉，一來是拜訪老朋友的父親，二來也要探聽他的消息。主客兩人談起烏西里時，老軍人不禁眼淚奪眶

而出，歎一口氣道：『我現在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？』羅果夫連忙安慰烏列平道：『老人家不必担心！我認爲你的兒子一定同時被釋放，不久就可以回到家中。』那時烏列平很想多知道一點革命的事情，要和羅果夫作長談；於是留住客人，在他家裏晚餐。老人急欲知道革命後人民的生活怎樣？沙皇是不是應該推倒？國內沒有了沙皇，將發生怎樣的變動呢？關於這些事情，他都想提出來問問這個富有革命思想的客人。但他還有點躊躇不決，一則是客人初到，未便對他提出難題目來；二則是客人受盡沙皇的虐待，當然反對沙皇，如果問他應不應打倒皇權，似乎觸犯了他。烏列平不肯直截了當的問他，竟扯開去詢問他的身世和家庭狀況。老人不知道這個關心時局的革命志士，心中正在焦灼地，急於詢問老軍人對於革命的意見怎樣。因爲在俄國人民中，哥薩克人最忠於沙皇。哥薩克人贊成不贊成革命呢？對於這個問題，他是很注意的。晚餐時，老人欣逢佳客，喝了不少燒酒，客人也乾了一杯。飯後吃茶，老人趁着一股酒興，首先說道：『沙皇被推翻了不少，那末以後怎樣呢？像你這樣有智慧的人，一定能够正確地講說給我們聽。』羅果夫不作正面的答覆，却笑問道：『你自己的意見又怎樣呢？』烏列平想不到他會反問過來。老人倒也坦白，他就把心裏的話說了出來道：『爲了我的兒子幹革命工作，我們這一家人受到哥薩克人的歧視。我們經歷到許多困難。這一次發生大革命，推翻了沙皇，我個人對他，未始沒有同情之心。可是回過來想想，沙皇若不推翻，像你這樣的優秀份子，將終身不得自由。即以我的兒子而論，現在也可以釋放出來；那末，革命的結果，何嘗

不是很良好的呢！』烏列平話剛說完，又來了一個客人。來者就是孫里昂，他本是常來的熟客。這一晚他的來意，無非是談談革命。烏列平把他介紹給羅果夫以後，彼此傾談了幾句。羅果夫率直地問烏列平道：『在沙皇的專制政權下，你究竟有沒有好日子過呢？』對於這個中心問題，老人起初有點吞吞吐吐的說不明白，後來他把事情分析得很清楚，明白地回答道：『關於這一個問題，牽涉到全體的哥薩克人。我們哥薩克人，原是有得過沙皇好處的。土地分得很多，租稅却納得極少。可是沙皇要我們替他打仗，我們拿鮮血來代替租稅。戰爭一起，我們就要爲了沙皇拚命。經過一次戰爭，正不知要死亡多少哥薩克騎兵。在門加洛夫村中，我是第一個得到聖喬治十字章；但我始終是反對戰爭，贊助和平！』羅果夫說道：『我們現在還得不到和平，聽說臨時政府仍舊要繼續和德國人作戰。』孫里昂氣憤憤的插嘴道：『難道我們不能推翻這個不良政府麼？』烏列平說道：『我們革命要革到底，如果這個政府喜歡戰爭，我們也可以推翻它。』老人說至此，便問羅果夫道：『和平真個沒有希望麼？』羅果夫回答道：『臨時政府中有資本家和地主參加在內，他們主張作戰。不把這一批壞東西趕出政府，和平沒有希望。』老人又問道：『有誰能把他們趕走呢？』羅果夫回答道：『只有工人辦得到。工人的力量，現在就可以消滅資本家和地主的勢力；可是農民和哥薩克還沒有完全覺悟，仍舊幫助他們，使工人受到阻礙。只要哥薩克人不像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一樣，反對工人，再進一步和工人聯合起來，打倒軍閥、資本家和地主；那末，革命一定是很快的成功，和平也能

够永久維持。現在你們應該信任共產黨！信任列寧！」羅果夫提起列寧這一個偉大的名字，烏列平竟不知道他是誰？羅果夫就把列寧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思想，約略地說給他聽。那天晚上，羅果夫就宿在烏列平屋子裏，第二天動身回家。過不了幾天，已到了清明節邊，孫里昂到鎮公所裏去繳納人頭稅時，他看見這個市政機關裏，發生了極大的變遷。在從前，那些辦事人員都是哥薩克老兵，身穿軍服，神氣十足；現在却換了打扮，他們穿着普通人民的服裝，也沒有氣勢凌人的官僚派頭。那個鎮公所的書記長莫西亞，脫去身上的制服，只穿一件短衣，頭上戴着一頂便帽。孫里昂詫異地問他道：「爲什麼大家都改變了樣子？從前你活像一個將軍，現在却變成一個公子哥兒了。」莫西亞含含糊糊的答覆了一句，就跑進會計室去。另有一個紅頭髮的哥薩克，告訴孫里昂道：「赤塔召開了一個工人代表大會，通過一件議案：所有沙皇授給哥薩克人的特權，一概取消。此後哥薩克人便和普通農民一樣。哥薩克人的鎮公所也跟着廢除，此間就要成立鄉村蘇維埃。」孫里昂聽到這個消息後，匆匆回家，路上碰見卡爾金，全副武裝，騎着一匹駿馬，飛馳而來。孫里昂喊住了他，對他說道：「你爲什麼還要渾身披掛？這些勳章和肩章，可以扔在地上了。」卡爾金冷然答道：「我爲什麼要扔掉它們！」孫里昂說道：「因爲哥薩克的特殊地位已經取消，你不過是一個農民罷了！」卡爾金不相信他的話，孫里昂便將赤塔開會的消息告訴他，卡爾金氣憤憤的說道：「沒有我們哥薩克人參加，無論什麼會議都不生效力。我們必須另外召開一個真正哥薩克人的會議，維持我們

自己的地位。」孫里昂回答道：「你不要癡心妄想！所有貧苦的哥薩克人，都不願意保有一種特殊地位。你終究要跟着大家走！」卡爾金冷笑道：「哥薩克人不會這樣傻吧。我們還要採取前線士兵的意見呢。」他們兩人爭論一番後，各自分道揚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戰士還鄉不忘政治 富人反動密施陰謀

話說二月革命以後，俄國亂哄哄的黨派紛立，各方面掀起激烈的鬭爭。等到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，推翻克倫斯基政府，方把蘇維埃政權建立起來，可是基礎還沒有鞏固。在外貝加爾行政區裏，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尚嫌脆弱。在赤塔，蘇維埃政權被社會革命黨奪取了去。赤塔的工人赤衛軍，正待用武力解散反動的人民會議，不料第一哥薩克騎兵團剛從前線回來，幫助着反動派，解除他們的武裝。直至一九一八年二月，第一阿爾根團和其他革命的哥薩克騎兵團，開到外貝加爾，紅軍的勢力頓時壯大，在赤塔回復了革命的秩序，同時外貝加爾行政區內的蘇維埃政權，也全部建立。那時門加洛夫村中，由人民選舉鄉村蘇維埃主席，推翻了卡爾金的特殊地位。前線士兵紛紛回鄉。第二阿爾根團的哥薩克騎兵，也已開回故鄉。戰士還鄉，正在清明節前，嚴冬的季候已過，可是地上的積雪還沒有融化，山徑上的叢生野樹，看過去仍舊是一片白色。仰望天空，只見浮雲飄動，景色如洗。在此大時代中，碰到這樣的良辰美景，鄉村間的農民，尚不志尋歡作樂。門加洛夫的曠場上，有一天舉行大賽馬。鄰村的人們都來趁熱鬧。洶湧的人潮，興高采烈的爭看跑馬。遍地的冰雪，被千百人踐踏着，發出一陣陣的軋軋之聲。參加競賽的馬，一匹匹美觀壯健，騰蹕若飛。哥薩克人吉拉西，爲了競賽，這十幾天以來，廢寢忘餐的訓練他的一匹愛馬。比賽開始後，正當鐵騎奔騰，勝敗未分之際，忽有

數輛馬車，各自駕着三匹良駒，從山坡上直衝下來。第一部馬車衝到，在衆人歡呼聲中，跳下一個黑鬍繞頰的哥薩克壯士來。他口中喊道：『鄉親們，好！我的哥哥吉拉西，你好！我回來了！』吉拉西一看，原來就是他的兄弟鐵馬飛，正從前線回來。鐵馬飛在大戰一開始時，便應徵入伍，足足在戰壕中度過了四年彈雨槍林的生活。現在他無恙歸來，弟兄間自有一番歡敘，按下不表。且說每年清明節到來時，本是紀念耶穌復活，在哥薩克鄉村的舊習慣上，節前四十天內，是齋戒時期；不開晚會，不許跳舞。青年們很少娛樂的機會，所以鐵馬飛回家後，便想出去打獵。他偕同洛巴丁、孫里昂，到烏列平家裏來，約請烏塞林同往山上游獵。因爲烏塞林有病，羅邁跟了他們去。他們一行四人，寄孫里昂乘坐雪橇，鐵馬飛、洛巴丁和羅邁，各自騎馬。他們渡過烏洛夫河，上了山，安宿在獵人湯尼家中。湯尼是一個有名的老獵人，打過四十隻大熊；但他習慣於山居的安靜生活，不愛多言多語。晚飯後，大家圍坐在火爐旁邊，鐵馬飛要引逗湯尼說話，但老獵人竟不開口答腔。鐵馬飛只好作罷。彼此沉默中，孫里昂低語問鐵馬飛道：『人們傳說謝米諾夫反對革命，這些話真的麼？』鐵馬飛告訴他，確有這麼一個反動軍人。孫里昂不禁担着心事道：『他會不會到我們這裏來呢？倘使他來，那就怎麼辦呢？』鐵馬飛說道：『他不會來的，你怕什麼呢？』孫里昂回答道：『他如果要來，那就不免戰爭和屠殺。』洛巴丁插嘴道：『謝米諾夫來時，一定要發生災難。』孫里昂問道：『你有消息麼？』洛巴丁回答道：『我並未聽到什麼消息，不過看見村莊裏有錢的哥薩克們，也